



供销社的那些事

□ 李剑

近日,淡出人们视野已久的“供销社”将要重出江湖的消息在城市乡村不胫而走,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我也不由得想起了当年与供销社有关的那些事儿。

七十多年前供销社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应运而生,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供销社发展的坎坷历程。供销社曾伴随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许多故事至今难以忘怀。

提起“供销社”(俗称“合作社”),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们多数印象很深。特别是在乡村,那一排排建设精致、装饰考究的青砖瓦房,砖混结构的水泥柜台……是当时除了公社党委大院之外最气派的建筑,售货员(那时也称“站门头的”)也是男不愁娶、女不愁嫁,为数不多、令人羡慕的好职业。

童年的时光多是在乡下奶奶家度过的,那时没有其他商业机构,更不允许个体经营,于是村里的供销社便成为商品流通的唯一平台,人们有事没事都喜欢到供销社里聚聚聊聊。小时候的对甜食特别钟爱,奶奶的零花钱几乎都买了点心、糖果之类,饱了我的口福,所以供销社就是奶奶带我时常光顾的地方。记得供销社的柜台很长,奶奶经常把我抱到柜台上玩耍,大人们都喜欢逗我玩,让我表演节目,有些大方的顾客买了好吃的东西也会塞进我嘴里作为奖励。尤其是售货员在称完红糖、白糖,倒入用于包装的草纸后,秤盘上总会遗留或多或少颗粒,此时奶奶就会抱着我,让我把嘴巴贴近秤盘,用舌头去舔那些沾在秤盘上的甜甜的颗粒。时间久了,每当听到有顾客要称糖时,奶奶总是先帮着售货员用干净的抹布蘸上水去把秤盘擦净再称,这样潮湿的秤盘上会沾上更多的糖粒,好让我这个小馋猫舔到更多的糖。奶奶的智慧和疼爱让我享受到了同龄人未曾体验到的甜蜜,也让我的童年增加了一份美好的回忆。直到我长大成人后,许多长辈还把我“啃秤盘子”的故事当成笑料讲。



七八岁时我随同是教师的父母到了另外一个公社生活。那时物资十分匮乏,甚至国外的化肥袋子进口到国内都是上好的布料,于是找供销社主任讨要化肥袋子的络绎不绝。公社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用这种装化肥的尼龙袋子漂洗干净后做成衣服,黄不拉叽像绸缎一样飘飘洒洒,还隐约可见“xx制造”,尽管不太雅观,但也是够时髦的啦,能穿上这样的衣服算是身份的象征。当时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化肥裤,前边“日本产”,后边是“尿素”……

那时逢年过节的时候,许多商品都要凭票供应,每到这时,供销社采购站的门口,都会乱七八糟地堆放着猪爪、猪头、下水、带鱼等节日物品,猪头上都贴着人名和斤两,猪耳朵里塞着号签,很远处就能听到负责分配的人大声叫喊“张三的头”“李四的下水两副”……叫到谁,谁就屁颠屁颠地去领,弄得大家哭笑不得。那时,只有吃国库粮的职工才有资格凭票购买,如果谁能摊上半边猪头或一副下水,一家人就能过个肥年。

当年老师工资低,社会地位也低,一次我跟爸爸去供销社,看见有刚进的“靠鱼子”(一种大头海鱼腌制的咸鱼),爸爸便想买些回去,一问昂贵的价格超出预料不少,爸爸惊愕得直摇头,掏了半天钱包的手又缩了回去,售货员好像认识爸爸,一脸鄙夷,轻蔑地说:“这年头,老师还想吃靠鱼子,也不看看口袋里有多少金豆子……”引得周围的顾客哄堂

大笑,爸爸窘得无地自容,至今提起这事,老爸还是气不打一处来。

供销社的商品都是明码标价,不存在讨价还价之说,一些紧俏物资还需凭票购买,大到电视机票、自行车票、手表票,小到布票、糖票、肉票、化肥票,五花八门。遇到商品减价、甩卖,也多被关系户、消息灵通人士优先购得。记得当时购买结婚用品,大到电视机,小到暖水瓶,还都要找一位在供销社负责的邻居阿姨打听什么时候到货,平时也经常沾她的光找她讨票,买些减价商品。

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十六七岁招工进了供销社,当时售货员的标配是白衬衣、蓝裤子,量布料的直尺(俗称尺棒子)插在衬衣领子后方,神气十足。加上小伙子细高挑、国字脸、红脸蛋,一表人才,引得村里的俏姑娘、小媳妇本来一趟就可以买完的针头线脑、橡皮铅笔都要分成三四次到供销社买,为的就是多看几眼这个吃国库粮的帅小伙。小伙子工作既卖力又认真,领导交办的事情做得又快又好。当年社里的几个老员工年龄大、心眼多,变着法子搞点小贪小占的鬼把戏。于是乎,三天两头地安排小伙子挑水往酱油缸里掺,然后加上盐搅匀往外出售。老职工月底就用涨出来的酱油款偷偷发烟抽、发酒喝,小伙子始终被蒙在鼓里。若干年后的一次聚会上,他才听老职工们解开这个谜底,又羞又气,大吼:如果上纲上线,你们这几个坑国害民的家伙都是地地道道的贪污犯!

1990年我在乡镇工作的时候,供销社还属于特权单位,那时虽然已允许多种经营模式共存了,但是市场还不够繁荣,商品种类比较单一,一些紧缺的农资,比如尿素、柴油等还需按计划分配。乡镇领导和供销社主任都有“批条子”的权力,没条子和有条子的比,价格要贵出两至三倍,能找领导批条子买化肥那也是好大的人情,更觉得有脸有光。

大概是1993年吧,供销社已经改制,一次我带3岁的女儿回老家,大晴天,她却在村供销社看中了一双绿色的泥靴,哭闹着让抱她玩耍的大爷爷给买。记得那时供销社已是承包经营,可以随便讨价还价了。疼爱她的大爷爷买下了这双靴子,如今还放在鞋柜里,也成了女儿调皮淘气的“证据”。

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风起潮涌,一度使供销社销声匿迹了三十多年,以前各级供销社留下的资产多被承包、租赁,甚至变卖,一部分有头脑的供销人顺应市场经济的大潮,用多年掌握的经商知识搏击商海,成功转型,成为新时代的企业家,一部分老职工也都被分流、转岗,还有极个别没文化、没本事的下岗后沦入了社会最低层,贫困潦倒,原来最体面的职业一夜之间今非昔比。

如今,供销社以集团化“国家队”重返历史舞台,必将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不断推陈出新,赋予供销社在推进粮、棉、菜、渔、果、中药材、农资等产业链中的职责越来越重要。许多供销社培育壮大的社有企业和惠农服务中心,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供销网络,实现了保质保价保量供应、平抑物价、助农增收的目标。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的供销社已不再是人们记忆中的那个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国家控制下的供销社系统将在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产品提质,确保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物资保障的战略意义更会影响深远。

“大国重器”的表白

□ 朱亚非

你要写减碳工程
就不能只写减碳工程

你要写
全国首座百万吨级CCUS项目
在淄博、东营两地间
架起了一座“人工碳循环桥”

你还要写
被誉为“工业森林”的CCUS项目
在“减碳”“求碳”之路
完成了一场“双向奔赴”

你要写节水工程
就不能只写节水工程

你要写
齐鲁石化推进污水回用技术
“污水”脱胎换骨变“活水”
黄河流域治理工程又向前
迈进了一大步

你还要写
齐鲁石化节水数字响当当
为了守护大家共同的“母亲河”
55年省出了249个“大明湖”

你要写“净”能工程
就不能只写“净”能工程

你要写
齐鲁石化氢气从自用变为外供
价值在变换赛道后来一场“氢”能之旅
“身价”实现了“跃迁”

你还要写
齐鲁石化光伏发电项目走在前开新局
一期提前完成年发电计划
二期已完成地质勘探
追“光”而行
一路向阳

你一定要写
齐鲁石化以实际行动书写了一张秀丽“答卷”
在绿色发展之路烙下了一枚齐鲁“印记”
为国家“双碳”目标贡献出一份齐鲁力量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请发邮箱:lzcblf@126.com。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请勿登门投稿,谢绝一稿多投。

习惯的力量

□ 陆漪

父亲患脑梗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后,我去咨询医生有关注意事项。医生说:“脑梗是老年人的常见病,与不良的饮食起居习惯有极大关系,回家后要注意饮食,以清淡为主;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遵医嘱用药,控制好情绪。”我听了频频点头。

医生认真地说:“你父亲告诉我,他原来是厨师。唉,他那浓油赤酱的饮食习惯早已形成了,改变这个高油高盐的坏习惯谈何容易啊。不少

脑梗患者出院后改变不了原来的坏习惯,一两年后便再次复发,病情进一步加重,常常悔之晚矣,你们要监督他改变。”

医生的经验之谈发人深省,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改变坏习惯不是一蹴而就、立马奏效的,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是一个克服顺应人性这个缺点的过程。

单位里的小李和我家一个小区,那天我的车送去保养了,他主动邀我一起上下班。他开车又快又稳,但每到路口

处,绿灯一旦开始闪烁,他马上减速,慢慢停下来,绝不会加速抢黄灯过路口。我心生好奇便问他:“你稍踩一下油门不就过去了,何必还要等那几分钟呢?”他笑着说:“我习惯了,过路口宁等三分、不抢一秒。”我听了微微点了一下头。他接着认真地说:“从小我爸送我上学,他开摩托车过路口时都是这样的,还每次必定教育我。我们一起散步时,过路口他一定要我们走人行横道,不许胡乱穿插,渐渐地我也就习惯了,现在我们家都

是那样做的。”我听了恍然大悟。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一个人习惯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其生活与未来,前面的两个例子作出了很好的诠释。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坏习惯,但习惯的“方向盘”一直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一旦发现自己有了坏习惯的苗头,就应痛下决心,立行立止。改变始于微细之处,跃升来自点滴积累。重置你的习惯,成全更好的自己。